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

第一回 田月生大啟金蘭社 閻文兒巧作玉面狐

詞曰：筆向江淹借得來，洗將陳腐露新裁。不須白鳳胸中吐，自有青蓮舌上開。
徒笑罵，漫談諧，偷常攸係莫閒猜。錦心繡口須珍賞，偌大文章豈易才。

右調《鷓鴣天》

竊聞五倫之內，朋友居其一。自漢以為朋友可以不交，不知朋友之倫絕，則人自為人，我自為我，至老死而不相往來，與禽獸何異。所以古來白頭如新的朋友，志同道合，如管鮑稱知己，陳雷似膠漆，這才是真正朋友。但凡交朋友的，全要生得一副識英雄的俊眼，結識得正經朋友，肝膽義氣的，只消一個兩個，便勝於千百。若是眼睛不認得人，見解又參不透，混混沌沌的去交朋友，玉石不分，好歹不識，只恐相識滿天下，知心無一人。不但沒有知心，錯交了一班壞人，做圈套，逞虛花，弄得傾家蕩產，惹禍招非。喪品行，損聲名，那時懊悔已是遲了。在下看見，甚是不忍，因此把近代一段新聞，衍成《金蘭筏》一部奇書。使交朋友的看了這書，只當苦海中遇了寶筏，方曉得分辨奸良。識認是非，不去受人引誘。親賢遠惡，保了許多身家，全了許多名節。不要當做小說，只當做典謨誓誥一樣，為父兄的，便當教子弟們熟讀了，方才出去結交朋友，然後無弊。

閒話休題，言歸正傳。話說明朝萬曆年間，浙江杭州府有一個鄉宦，姓田名華，號實君，乃乙未進士出身，初授山東青州府理刑，後升到江南江蘇布政。宦囊豐富，真是堆金積玉，罐朽米爛，部裡見他如此殷實，便內升丁他都察副都御史。田實君見內升顯要，甚是歡喜，帶夫人喬氏，一同進京赴任，家中事業。交付與公子收管。這公子名中桂，號月生，年方二□，娶了虞按察的女兒為妻。田公子為人伶俐聰明，多才好義，性喜結交，更能扶危濟困，號做小孟嘗。只是凡事好勝，專務豪華，因父母進京去了。他便在家中任意揮灑，朝朝宴飲，夜夜笙歌。那西湖上，他家有一座花園，名為萬花園。裡面朱檻畫檻，舞榭歌臺，不異蓬萊閬苑，田公子常常到裡面賦詩。

一日正值季春天氣，風光明媚，鳥語花香，田公子帶了幾個家僮，攜了游具，到萬花園來玩耍。家僮將酒肴擺設路立兩旁，田公子獨自一個滿飲香醪，開懷玩景。看官，你道田公子這般富貴，為何無一個相好的朋友，大家遊玩？有個緣故，原來田公子年紀幼小，一向隨父母在任上，所以這本地並無朋友。那日田公子坐了半日，忽然長歎，鬱鬱不樂。家僮中有一個敢言知事的，叫做可郎，便上前問道：「大爺有何心事，這般憂悶？老爺做了這等大官，家私百萬，還有甚麼不稱心處，自惹愁煩？求大爺對小人說知，或者可以分憂，也不可知。」田公子把雙眉一皺，又歎一口氣道：「我想士農工商，各有其類。那讀書的，就是簞瓢陋巷，也有幾個同志的課文講業，那種田的，就是茅簷草舍，也有幾個同伴的耕耘收穫。至於做手藝的，為客商的，就是在本地，在異鄉，也一定有幾個同事的，大家會在一處，說說笑笑。可見世上的人，沒有一個獨立的。獨我田月生，空讀了滿腹詩書，竟不曾交得一個朋友，豈不是個呆公子了！因此惱悶，不覺長歎。」可郎見公子說出心事，便應道：「這個怪不得大爺煩惱，小的如今有一個妙法在此，未知大爺意下如何？」田公子便問道：「你有甚麼妙法，可快說來。若是合得我意，能解得我憂悶，我便重重賞你。」可郎道：「小的向日在書房中跟隨大爺讀書的時節，聞得師爺道，古人會朋友。作詩作文，立一個社，傳一個啟，便大家一齊來。如今大爺有這聲勢，那一個不奉承，那一個不欽仰。大爺若嫌朋友少，只消立起一個社來，傳一個啟去，包管眾朋友一齊來到。」田公子聽了，喜得眉開眼笑，拍手大贊道：「此計甚妙！依你依你。只是杜有社名，今日此社叫做甚麼社好？」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，我聞得《易經》上說，朋友相與，有金蘭之契，我此社原為朋友立的，就叫做金蘭社便了。」可郎贊道：「好一個金蘭社！名字甚是好聽。只是還要傳一啟傳出才好。」田公子是個有才的人，因說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斟酒來！我一面飲，一面做便了。」

眾家僮斟酒起來，也有取筆的，也有捧硯的，也有研墨的，也有裁紙的，忙做一堆。田公子飲了幾杯酒，思想了片刻，便提起筆，先書「金蘭大社啟」五字，後寫道：

蓋聞人倫初定，友道先開。往來酬酢，本乎民彝物則之良；契合綢繆，等夫地義天經之大。是以欲通聲氣，端賴良朋，思淑性情，務須好友。桂也不才，風塵碌碌，久隨父訓，未諳交情。當此綠柳黃鸝之日。酒切蒼煙白露之思，敬掃荒園，特興大社。謹選本月□三日，不羞鄙陋庸才，敢屈賢豪至止。或作詩歌，或宣絲竹。茶烹雀舌之青，酒煮梅花之碧。金蘭啟出，倘期惠然有來，幸勿或我遐棄。 月生田中桂拜傳

田公子做完了啟，對可郎說道：「你是一個有識的，這件事便差你去做。你可將這啟兒，到刻字店中刻一塊板兒，討上好花箋印下，或貼通衙路口，或貼庵觀寺院。今日是初五了，到□三尚有八日。你可吩咐官廚，準備酒筵，隨時聽用，不可有誤。」可郎應諾而去。田公子此時開懷暢飲，飲了半酣，起身引眾家僮回府，專等□三日開社不提。正是：

細聽春樹嚶嚶鳥，語語皆成求友聲。

話說田公子叫可郎將《金蘭社啟》刻成刷印了，兩三日滿城貼遍，都知道田公子開社會友。那杭州城中，也有富貴子弟的，也有中等人家的，也有腹內粗通的，也有一技之長前，紛紛傳說，皆欣然欲去結交他。也是田公子合有魔頭，不期傳說到一個人耳朵裡去。這人是誰？乃是杭州城中的光棍，姓仇名人九，自小是龍陽出身，後來年紀長大，生得赤面多鬚，龍陽之道不行，因而代後輩龍陽做些牽頭，賺些錢鈔，覓些酒食。不但龍陽，就是官妓私娼，無一個不熟，所以貴家公子，富家浪子，但是好此道的，無人不去尋他。因他鬚鬚，人都不叫他仇人九，只叫他做仇鬚子。這仇鬚子當日看見那《金蘭社啟》上有「或宣絲竹」一句，便大喜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我老仇在此一句上有些機會了。」便對一個同伙姓翟名有志商議道：「翟兄弟，如今田公子開金蘭大社，我們可去走走？」翟有志道：「仇哥，你說那裡的話，我這杭州城中，如田公子這樣富貴，能有幾家，一向要去會他，無門可入。如今他開這金蘭大社，正是我弟兄的機會，怎麼不去走走！」仇人九故意慢慢說道：「不是我懶怠去，我想田公子乃是富貴人家，他相與的，畢竟也是富貴人家。今你我又沒文才，又沒錢財，恐怕攀他不上。」翟有志道：「仇哥你錯了。我們二才俱無的人，全看相識幾個大老官，提攜帶挈。我想田公子這樣富貴，他若雙手推我們出來，我還要老著些臉兒挨進去哩。我們到那裡，只消把四句秘訣記清了。便是進身之計。」仇人道：「是那四句？」翟有志念道：

「聲色場中引誘他，猶如錦上又添花。

書生隔絕還防直，莫讓清閒坐在家。」

胡仇子聽了，問道：「翟兄弟，你這四句，到也好聽，只是我才學淺，講說不透，求你分解分解。」翟有志道：「這是照望祖師當日留下來的格言，我講講你聽。『聲色場中引誘他』是將聲音美色，去勾引那富貴人家的子弟。『猶如錦上又添花』，是說那富貴的人家，已是鬧熱好看，我們遇他，只把那鬧熱好看的事去撮弄他，就如嫖官妓，包私娼，弄小官，學拳棒，鬥鷓鴣，養蟋蟀，買鷹犬，製行頭，打馬弔，擲骰子，但凡熱鬧的事，就去勾引他。若是買田置地，讀書作文的事，切不可說與他聽。為何說『書生隔絕還防直』？天下惟有書呆子可厭，動不動談詩講文，那富貴的人，一好了詩文，那些聲色的事便講不入了，所以說『書生隔絕』。怎麼說『還防直』？天下又有一等直人，見富貴的人做些有趣的事，便不顧惹厭，只是說做不得，將我們的衣食飯碗，被他三言兩語就打破了。這樣人，須要用計防他。末一句說『莫讓清閒坐在家』是說他們要引誘富貴人家，切不可放他清清閒閒坐在家中，須要把那些鬧熱的事，日日夜夜去舞弄，他自然沒工夫去談詩講文，說古論今了。」仇鬚子聽了，連連贊妙道：「好兄弟，今日請教了你，長了許多智謀。田公子這件事，隨你調度便了。」翟有志道：「我有一個絕妙的安排在此。那田公子是富貴之人，再無不好聲色的。那金蘭啟上明明說道『或宣絲竹』，我們這一班兄弟裡面，如卜三哥是絕好的琵琶，阮九官是上樣的弦子，凌二官的笛，殷大官的簫，都是在數的了。我們今日便去約齊了。到□三日，大家同去吹彈起來，不怕他不歡喜。」仇鬚子道：

「我們兩個人去做甚麼？」翟有志道：「我的□八腔，你的陳鬱腔，都是好的，他們吹彈，我們唱罷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只是還有一個人，還是叫他去，不叫他去？」翟有志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仇鬍子道：「閻文兒這廝，可帶他去否？」翟有志道：「要帶要帶。那田公子是個少年人，豈有不好標緻小官的？一定要帶他去。我們兩個人不要說閒話，就去約這班人才好。」仇鬍子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和你同去。」

二人遂起身出門，同去約人不題。正是：

只因一個金蘭社，姦究賢人接踵來。

話分兩頭，天下有小人，又有君子，有姦究，又有豪傑。此時有一個姓元名度，號正文，是河南洛陽人，年方二□四歲，多才博學，詞賦似珠璣，文章如錦繡，且肝膽映雪，義氣凌雲。因游西湖，寓在昭慶寺內，當下見了《金蘭社啟》，遂欣欣說道：「如今這些紈袴之子，只曉得自己尊大。就有幾個同伴，不過都是些幫客之流，誰肯虛懷若谷，借交有道。這田月生做了貴介公子，還肯出啟會友，可見在交道上也是講究的了。我元正文既到此間，又逢開社之時，豈可不去赴社！待等□三日，須索去走一遭。」

光陰迅速，瞬息已是□三。田公子清晨起來，梳洗畢，就到萬花園來，只見那園門大敞，裡面結綵為棚，張錦為幔，花柳爭妍，沉檀撲鼻，滿園都是花梨紫檀，□分齊整。家僮小廝，管茶的管茶，值酒的值酒，分撥已定，專候赴社的到來。

再說元正文，自見了《金蘭社啟》，便心心念念，要會晤田月生。到了□三日，早早起來梳洗了，就帶一個小廝，走到金蘭社來，門上人見赴社的到了，忙報知田公子。田公子出來迎接進去，行禮坐下，大家敘了寒溫，問了姓氏，一見如故，頗有相愛之意。田公子詩興發作，便問道：「元年兄如此豐采，定是風雅中人，不知今日有興做詩否？倘惠我珠玉，足徵眷愛。」元正文道：「小弟此來，原因赴社而至，況如此良辰美景，豈有無詩之理！但是以何物為題，幸求明示。」田公子想了一會，因說道：「元年兄，小園此堂，名為長松堂，因有大松二株，所以即此命名。年兄不棄，請以長松為題何如？」元正文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家僮聽見說要做詩，就將文房四寶排上，元正文提筆寫道：

養成鱗甲勢參天，肯與群芳鬥小妍？

勁節豈因風雨節，蒼顏不受雪霜憐。

能容高士長箕踞，惟有奇峰作比肩。

寄語主人休愛惜，化龍飛去在今年。

元生題畢，遞與田公子看。田公子看完，滿口稱羨，連聲道妙，恨不得低頭下拜，因說道：「我小弟不枉今日開社一番，得了如此佳句，真是翰苑仙才，敬服，敬服！」正欲和韻，只見那些赴社的接踵而來，慌得田公子應酬不迭。最後一班攜了琵琶弦子簫笛鼓板，也朝上作了一個圈子揖，團團坐下。你道這些人是誰，便是仇人九、翟有志、卜三哥、阮九官、凌二官、殷大官、閻文兒等，共是七人。眾客茶過三巡，擺開酒席，約有一二百人，田公子要在人面前賣弄元生的詩才，便對眾客道：「諸位社兄在此，小弟今日開社之意，原欲請教珠玉。不期第一位就遇見這位元年兄，長松為題，做得七言律一首，真是字字珠璣。小弟中心拜服，正欲奉和一首，不期群賢畢至，可謂一時勝舉。諸位社兄，有同志的，大家和一首何如？」說罷，便把元正文的詩箋放在案上。眾人聽見田公子的話，先前多有欲和韻的，乃至看了原唱，便不敢舉筆。就有幾個欲構思的，當不得仇人九有「書生隔絕」四字預先打點，便高聲說道：「田大爺今日此舉，原是會友，不是會詩，因尊啟上有『或宣絲竹』之諭，請敝友特攜樂具，欲污清聽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眾人見詩難和，又有絲竹可聽，便齊聲應道：「願聞，願聞。」田公子是個少年情性，起初見了詩，便欲和詩，如今見眾人欲聽絲竹，便丟開了詩，也說願聞。仇人九見田公子也說願聞，就叫同伙的人把琵琶弦子簫笛鼓板吹彈起來，真是靡靡之音，偏能悅耳，閻文兒竟象做主人的一般，滿斟美酒，連連奉與田公子飲。田公子聽了如此聲音，又見美童在桌奉酒，真如羽化登仙。酒至半酣，也顧不得賓客，便攜閻文兒手問道：「你今年□幾歲了，為何生得如此標緻？」閻文兒道：「□五歲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可有父母麼？」翟有志見田公子愛他，便替他應道：「閻文官只有寡母，並無父親，大爺歡喜他，便留他在此陪伴大爺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著人送二□兩銀子與他母親日用，說我留他在此玩耍。」

元正文見田公子這般行徑，歎口氣對眾人道：「惡紫奪朱，鄭聲亂樂。」遂帶了小廝，不別而行，眾客亦漸漸散去，只有仇鬍子一伙人，圍著田公子吹彈飲酒。田公子吃得大醉，也不送客，也不回家，帶了閻文兒，到長松堂邊書房裡安歇，免不得後庭花取樂。

仇鬍子等六人，見田公子走入圈套，歡歡喜喜出了萬花園，都到閻文兒家裡，見他母親說：「田公子喜歡文兒，留他住宿，又送二□兩銀子，與你日用。」就把銀子交與文兒母親。那母親原是叫兒子做生意的，今聽了這話，又見有銀子，好象他女兒有了人家的一般，□分喜悅，就拿六兩銀子分與六個人，說道：「我家兒子小。後來的事，全仗列位叔叔照看。」翟有志等人滿口應承，各自回去。月見那翟有志又對五人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妙用在此，每人把這一兩銀子尋出他幾百倍來，不知眾位兄弟意下如何？」仇鬍子等人聽了這話，一齊動問。未知翟有志等人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曰：人皆曰不識好人的，必須讀《金蘭筏》。我獨曰不識好人的，可以不讀，識好人的，不可不讀。田公子開園招友，先見了元正文，便要索詩，見了好詩，便欲下拜，可謂識人之甚。只因匪人擾亂，以致好人不識。假若田公子之前，有此《金蘭筏》一書，田公子一見，必不為匪人所誤。我恨《金蘭筏》出之不早。今喜有《金蘭筏》，讀亦不遲，然只許識人的讀，不識人的，雖讀千萬遍，恐亦終於不識而已。